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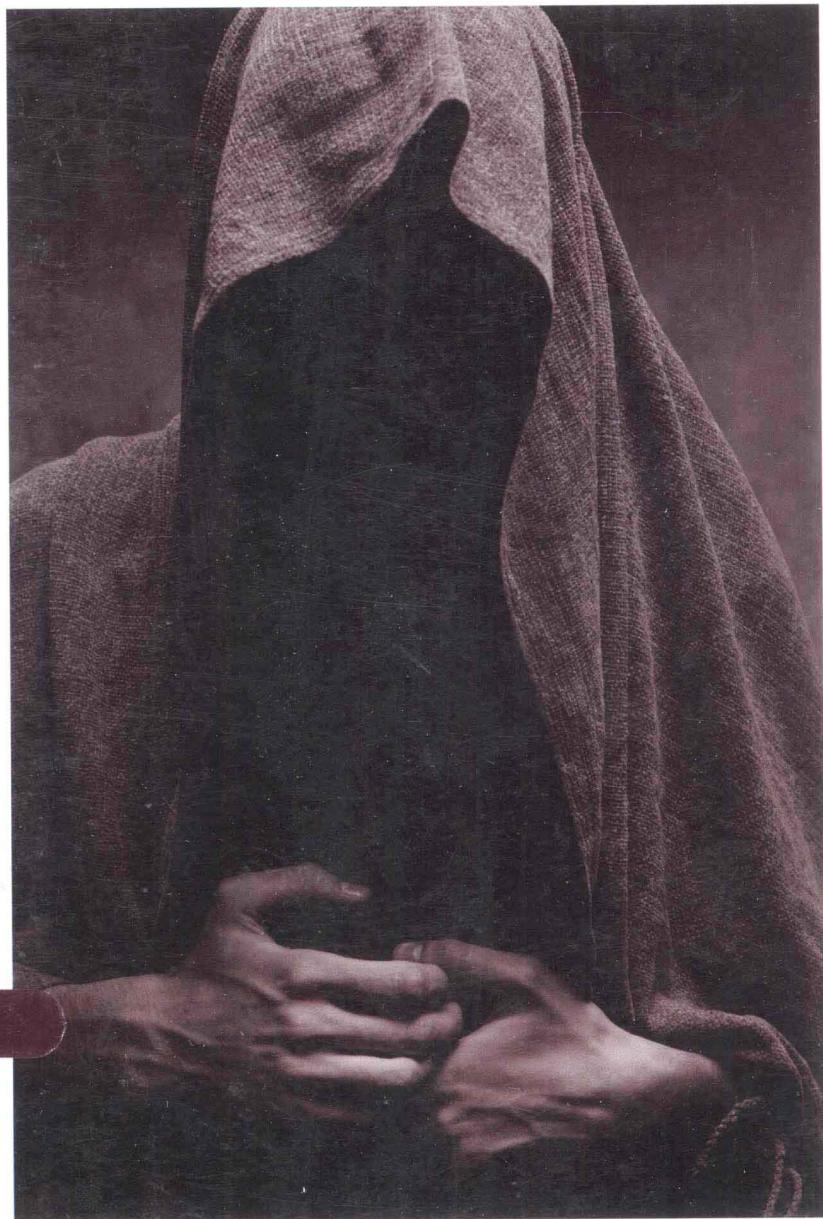
金田一探案集 | 12

(日) 横沟正史 著

王维幸 译

くび

首



首

(日)横沟正史 著
王维幸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 / [日] 横沟正史著; 王维幸译 .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3.8
(横沟正史作品)
ISBN 978-7-5442-6517-1

I . ①首… II . ①横… ②王… III .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日本 - 现代 IV .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842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09

KUBI

by SEISHI YOKOMIZO

© Seishi YOKOMIZO 1976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6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D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首

[日] 横沟正史 著

王维幸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史 诗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柳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30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517-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目 录

活着的死者模型 /1

花园的恶魔 /59

蜡美人 /107

首 /181

活着的死者模型

—

上田秋成的名作《雨月物语》中收录了一个题为《青头巾》的短篇。

秋成对男色似乎颇感兴趣，除了《青头巾》，《雨月物语》中还有其他有关男色的短篇。在这些故事中，《青头巾》最为凄惨。

鉴于有些人并未读过《雨月物语》，这里就先把故事的主要情节简要介绍一下。

下野国富田乡里的山上有一座寺庙，庙里住着一位大德高僧。

这位高僧原本是笃学修行之人，乡里之人也曾虔诚皈依，可是自从他从越国带回一个眉清目秀的童子后，便在不知不觉间懈怠下来。

再后来，他完全沉溺在对童子的万般宠爱中，可是由于偶感微恙，那童子竟忽然撒手而去。僧人悲伤至极，精神恍惚，神智

错乱，竟连尸体都不埋，仍跟童子生前时一样与其嬉戏。不久后，由于不忍其肉体腐烂，就啖其肉舐其骨，最后竟把整具尸体都吃掉了，活脱脱变成了一个活鬼。

可是，昭和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一份早报却报道了一起仿佛复制了《青头巾》的案件，震惊全国。

那起案件是这样的：

在案发的前一夜，即昭和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晚十一点多，隶属东京都杉并区 T 警察局下辖派出所的山下敬三巡查正在自己负责的区域内巡逻，恰巧路过位于 H 山附近的一处工作室。

这处工作室前临某制药公司的运动场，后靠广袤的杉树林，四周相当僻静，方圆百米之内没有一家住户。山下巡查从数日前起就对这里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

工作室的主人叫古川小六，是一名三十五六岁的雕刻家，最近几年，总有人看到他在此从事创作。

据说他以前相当有钱，完全可以靠利息生活。为了消遣，他尝试建了工作室。至于雕刻，充其量只是外行人的业余爱好而已。

可是，由于战后经济界的变革，他彻底陷入困顿，一度利用这广阔的空地饲养山羊，但恐怕也失败了，反正现在早已不干。去年秋天，他又把主屋拆了，拉到了不知什么地方，所以现在留在这六百多坪空地上的，就只剩这间漆已脱落、破败不堪的旧工作室。

有传言说，他的妻子跟情夫私奔，所以他就连主屋都不要了。

面对这么不争气的丈夫，恐怕妻子也早已厌弃。

所以现在，雕刻家古川小六就在这四周被武藏野特有的防护林包围、埋没在深草中的鬼屋般的工作室里独自一人生活。

那么，山下巡查为什么会对这间工作室产生好奇心？主要是因为以下的事实。

如果从案发前夜推算，那已经是两周前的事了。

那一天，同样是在夜里十点左右，正在巡逻的山下走到工作室前面时，发现一个男人拉着一辆两轮拖车从对面走来。山下用手电筒一照，只见是古川小六。

“咦，都这么晚了，去哪儿了？”山下打了声招呼。

“没什么，有点事……”

小六冷冷地回了一句，径直就要钻进门内。

山下无意间往拖车上瞧了一眼，只见上面竟躺着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年，大概是睡着了，双眼紧闭。

“咦，这孩子是怎么了？”山下吃惊地问。

“啊，这是我亲戚家的孩子。说是忽然不舒服，我就带他到医生那儿看了看。医生给打了安眠药，这才安稳下来，现在正在熟睡呢。”

“你说的医生是哪位？”

“川北医生。”

小六冷淡地答道，立刻拉着拖车走进门内。说是门，其实只是两根竖起的圆木，连门扉都没有安。

山下很纳闷，慢吞吞地离开了工作室。但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就在回派出所的途中顺便去了一趟川北医院。

“刚才有没有一个叫古川小六的雕刻家带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来看病？”

“嗯，来过啊。”

川北医生别有意味地笑了笑。

“是哪儿不舒服啊？好像病得相当厉害……”

“啊，是非洛滂中毒。肺病似乎也很严重。说是忽然陷入了癫狂状态，于是我就给他打了针镇静剂。”

“名字叫什么？”

“那个少年吗？这个嘛……”川北医生查了查病历，“青山三郎……满十八岁。说是他亲戚的孩子。”

说到这里，川北又露出了别有意味的微笑，但最近才被分配到这儿的山下并不清楚这微笑的含意。

不久后，山下就返回了派出所。但他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就跟同事聊了起来。

“十七八岁的少年？那我问你，那是不是个出众的美少年？”

同事也别有意味地边笑边问。

如此说来，被手电光照到的那个少年肤色白皙，鼻梁高挺，的确是个美少年。只是由于头发散乱，鼻子下面和下巴上乱蓬蓬地长了薄薄的一层胡子，当时并未觉得好看。

听了山下的话，同事忽然现出凝重的神色。

“那家伙又犯病了啊。虽说是个冷漠的人，可要不是这毛病，倒也不是个坏人……”

听同事这么一说，山下这才知道，原来这个雕刻家古川小六竟是附近有名的同性恋者。

他总是接连不断地把一些眉清目秀的美少年从上野或浅草一带带回家宠爱。在这些少年当中，倒也有一些甘受他的玩弄，在这里逍遥生活，但大多数却经常危害乡里，猥亵妇女，在附近引起纠纷。

“他老婆私奔，恐怕也是因为受不了他的变态行为吧。”同事说道。

“呵呵，这么说，刚才那小子也是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流浪儿喽？”

如此说来，那蓬乱的头发和邋遢的胡子，倒真的有点像流浪儿的样子。

“没错，肯定是。自从他老婆私奔之后，他大概也消沉不已，最近好一段时间没听到这种传闻，没想到居然又犯病了啊。呵呵呵，这家伙，现在肯定正在办好事呢。”

山下跟同事互递了个眼色，发出被人搔痒般的笑声。

自那以来，山下就对工作室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趣。

二

就在前面提到的昭和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晚十一点多，随着一步步接近工作室，山下巡查感到心跳逐渐加快。

山下最近之所以对这工作室怀有强烈的好奇心，不只是因为古川小六那奇怪的性欲。

最近数日来，每当路过工作室，山下就感到有一种奇怪的气味。起初，他还一直以为是山羊的气味。

古川小六饲养了很多山羊一事前面已经介绍过，可那些山羊在三个多月前妻子私奔后不久就全都卖掉了。不过羊圈没有拆，一直留在杂草之中。

正是盛夏时节，难闻的臭气经常会从羊圈里散发出来。有时一不留神走到羊圈的下风处，那就只有用手绢掩住鼻子狂奔的份儿了。

所以一开始，山下还以为最近闻到的怪味也是羊圈的臭气，并未怎么在意。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奇怪的疑问在山下的大脑里萌生。那的确不是羊圈的臭气，而是混杂在羊圈臭气中的另外一种难以名状的恶心气味。到底是什么呢？

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山下仍经常看到古川小六的身影。一个人做饭吃的小六经常来派出所附近的市场买东西。

小六穿着皱巴巴的罩衫搭配木屐，再加上手提菜篮子，任谁看了都觉得奇怪。他头发乱蓬蓬的，上一次梳头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眼神贼溜溜地闪着可怕的光，孩子们一见就吓得四散而逃。

除非不得已，否则他绝对不跟别人说话，说起话来声音也极低，干巴巴的。山下被分配到这里时日尚浅，从未见过小六的笑脸，也从未看到过他跟别人打招呼。

恐怕不只在家庭中，即使从社会整体来看，他也过着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

尽管如此，自从那夜以来，小六的身影倒是经常出现，而那少年却再也未露过面。莫非那少年已不在工作室了……

自那以来，每当在巡逻途中路过工作室，山下总会特别留意，希望能再某处发现那少年的动静。

工作室周围自然有一圈栅栏，可是早已腐烂不堪，只要从那里经过，里面的情形就一览无余。正如前面所述，由于房子早就拆了，旧址早已被杂草掩盖，俨然一片废墟。

可是，尽管山下如此留意，仍未发现那少年的动静，而那恶

心的气味却与日俱增，有时简直让人想吐。山下于是下了决心，今晚非把那臭气的来源查清不可。随着离工作室越来越近，他也不知不觉间蹑手蹑脚起来。可是来到工作室一旁，他却咯噔一下停住了脚步。

虽说工作室占据着六百坪的开阔地皮，但在从前，后面曾建有巨大的主屋，所以工作室本身就建在离道路不到六米的地方。现在，只听一个男人号啕的声音正从工作室里传出。

工作室中有人在哭泣。无疑是古川小六。他为何要那样哭泣呢？

山下只觉得像忽然被浇了一盆冷水，不由得打量了一下前后的道路。黑黢黢的夜道上没有一个人影，覆盖在工作室屋顶上的巨大的红松树梢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山下咕嘟一声咽下一口唾沫，又打量了一下四周，这才钻过破栅栏，溜进院内。

工作室所有的窗户都垂着黑窗帘。透过窗帘往昏暗的灯光处一瞧，古川小六仍没有睡。山下一面留意着脚步声，一面摸到窗户下面。

哭泣声已然听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叽叽咕咕的说话声。

咦，这么说除了小六之外还有旁人？难道是自那以来销声匿迹的少年又来了？而刚才的号啕声大概也是受到少年不寻常的私语的感动而发出的忘我叫声。

可是……可是，这恶心的气味……这令人作呕的恶心气味的

确是从工作室里发出来的。

山下用手绢掩住鼻子，观察窗户的边边角角，终于发现了一处窗帘稍微翻卷的地方。

窗户比山下的眉毛略高，所以他要想窥探里面，必须两手扒住窗框，还要踮起脚。

就这样，山下终于看到了工作室里的样子。

工作室约有二十叠大小。由于用于雕刻创作，天花板很高，空旷的房间内只吊着一只没有灯罩的灯泡，发出暗红的光。

灯泡下面有一张床，床上似乎有人裹着毛毯在睡觉。光正好照不到那里，面孔看不太清楚。

床的旁边有一名男子，正坐在椅子上。此人的面孔也看不太清，但从皱巴巴的罩衫来看，无疑就是古川小六本人。

古川小六正弓着腰，摆弄着放在大腿上的东西。从不时伸向一旁小桌的右手中握着画笔的情形来看，似乎正在画画。

没错，古川小六肯定是在画画。他的目光不时投向躺在床上的人的面部，然后又落回膝头，或许是在画那人的肖像。

在此期间，古川小六仍小声地叽叽咕咕，还不时抽泣几声。

山下忽然觉得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异样战栗掠过背脊。

床上躺的肯定就是那名少年。古川小六正在画心爱的美少年的肖像。

可为什么要那样哭泣呢？而且那少年为什么一声都不回答？不，不仅不回答，他始终没有动一下，难道不是吗？

而且……而且……这令人作呕的难以形容的恶心臭气……

古川小六忽然把抱在大腿上的东西放到一旁的小桌上，一瞬间，山下瞪大了眼睛。那东西并非是山下想象中的画布，而是一个发白的椭圆形物体，被放到小桌上时，还发出硬邦邦的声音。

接着，古川小六丢掉画笔，忽然双手抱头，一面拼命地揪蓬乱的头发，一面决堤似的号啕大哭起来。

撕心裂肺——这种形容恐怕就是用在这种时候的吧。山下被一种凄然的鬼气攫住，不断地咽下口水。

哭了一阵子之后，古川小六终于茫然地抬起头，呆呆地望着躺在床上的人的脸，然后就忽然慌张地环视周围。

就在看到他眼神的一刹那，山下又一次感受到那贯穿整个后背的战栗。那的确不是常人的眼神，而是一种刺人的、燃烧着近乎疯狂的火焰的眼神。

古川小六又一次环视房间，然后猛地脱掉罩衫，浑身只剩一条裤子。

小六轻轻地除去床上的毛毯。一瞬间，山下只觉得天旋地转，头顶仿佛被插进一根烧得火红的铁钎子。

只见一个一丝不挂的人躺在床上，那分明是一具尸体，而且已死去很长一段时间。

眼看古川小六就要挨着那尸体躺下，山下终于忍不住大叫起来：“住手！住手！浑蛋！”

然后就用警棍打破了窗玻璃。

三

“啊，这就是那个案件的死者模型吧。”

自从那起凄惨的昭和版青头巾案件震惊天下后，时间已过了
一周左右。

忽然造访警视厅搜查一科的金田一耕助从等等力警部的办公
桌上拿起的只是用石膏做的死者模型，但奇妙的是，那模型竟还
用油画颜料厚厚地着了色，使得其诡异感越发浓重。

“没错。那家伙就是一面看着腐烂得面目全非的尸体的脸，
一面给死者模型化妆的。他恐怕是想把心爱的童子的面貌永远保
留下来吧。哎，完全疯了。”

等等力警部似乎又回忆起那凄惨的现场，毛骨悚然地皱起眉。

那天夜晚，等等力警部接到 T 警察局的报告后立刻赶赴现场。
那一幕真是惨不忍睹。